

名家析名著丛书

艾 青 名作欣赏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0 8178 2

名家析名著

艾 青

名作欣赏

王 汉 郭玉昆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艾青名作欣赏

牛汉 郭宝臣 编写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8号)

邮编:100037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 1/32 16.5印张 340千字 4插页

1993年6月第一版 1994年4月第二次印刷

(平)ISBN7—80037—891—8/I·87 定价:12.00元

(精)ISBN7—80037—844—6/I·77 定价:16.00元

序 言

牛 汉

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他们(这时代的诗人)的创作意欲是伸展在人类的向着明日发出的愿望面前的。唯有不拂逆这人类的共同意志的诗人,才会被今日的人类所崇敬,被明日的人类所追怀。(艾青:《诗与时代》)

世界上也许只有中国有“新诗”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名称。新诗(最初叫做白话诗)它能在有悠久的诗歌传统(既完备又衰老)的中国出现,无疑地是一个真正新奇的事物。说它“新”是名副其实,这不仅表现在一目了然的形式的变异上,还更为深刻地表现在它对于陈旧而停滞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冲击和突破上面。

七十多年来,新诗的革新精神和所取得的成就,已为历史所认可,并成为不可逆转的中国诗歌发展的必然的道路。然而,尽管新诗以异军突起的胜利姿态切入了中国古老的壁垒森严的文化领域,它的成长却并不平顺。从出现到现在,经历了十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除去新诗自身的发育不健全,不可避免地引起各种思想分歧和学术性论争之外,还不断受到生存环境的干扰和制约,再加上民族的危难和长期的战争,使新诗一直不能循着

正常的轨道前进。但是新诗并没有因自身的羸弱和外部的磨难而夭折，它仍在困难地顽强地成长着。

值得忧虑的是，中国的新诗，经由那些勇敢而智慧的先行者的开创，冲破了旧诗的禁锢之后，却渐渐地又出现了自身的危机：衰颓和异化，被非诗的社会性因素所侵扰，常常偏离了诗歌自身发展的轨道，因而面临着不断危及命运的挑战。

回顾和清理中国新诗发展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缺陷，以及诗歌自身的问题，是一项迫切和亟待研讨的重要课题。历史在艰难地前进，中国诗歌也必须不断地在艺术上求得嬗变和革新，否则，新诗也可能变成旧诗。几十年来，已经有许多盛极一时的诗变得陈旧不堪，广大读者对于它们的衰败比过去对旧诗的厌弃还要强烈。

也许是无法回避的命运，也许是一种艺术规律，中国的新诗，与其他文体一样，是在重重危难之中显示出了它的强旺的生命力并逐渐变得聪敏、坚强和成熟起来的。这种令人鼓舞的走向成熟的变化，目前仍在深刻而痛楚地进行着。

七十多年来，中国初步得到垦殖的诗歌领域里，先后出现了不少人品高洁、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优秀诗人，他们的创作和在艺术上的探求新境的精神，已使中国的诗歌在困境中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人们不得不相信，中国的新诗由于总是充当着开路先锋的角色，命运必然多舛，但它一定能不断地在变革中完善自身，开创出美好而广阔的前景。

艾青，于本世纪 30 年代初，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以献身于诗歌和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诚挚的姿态，走出了深深沉没的地平线。他一出现便很快显示出了一种对艺术的高度敏感和创作上雄厚的力量，以及朴素自然而又坚实的艺术风格，他的诗让人感到亲切和真诚。艾青从上海黑暗的牢狱中寄出的一首首以生

命点燃的光焰熠熠的诗篇，倾诉了一代人的抑郁、忧伤、悲愤和理想，因而被誉为与歌唱民主和战斗的“吹芦笛的诗人”。

“我们是悲苦的种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积压下来的耻辱与愤恨，将都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我们是担戴了历史的多重使命的。……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这是诗人艾青写于抗日战争初期《诗与宣传》中的一段誓辞般的话。在另一篇写于同时的《诗与时代》一文中，诗人坚定地认为，中华民族已在战火中觉醒，是一个“可以接受诗人们的最大创作雄心的时代”使“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之中”，在同一篇文章中，诗人对中国新诗作了历史回顾，并提出十分中肯的纲领性的创作要求：

中国新诗，从“五四”时期的初创的幼稚与浅薄，进到中国古代诗词和西洋格律诗的摹拟，再进到欧美现代诗诸流派之热中的仿制，现在已慢慢地走上了可以稳定地发展下去的阶段了。目前中国新诗的主流，是以自由的、朴素的语言，加上明显的节奏和大致相近的脚韵作为形式；内容则以丰富的现实的紧密而深刻的观照，冲荡了一切个人病弱的唏嘘，与对于世界之苍白的凝视，它们已在中国的斗争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诗人是真诚而坚决的。他的创作热情空前的高涨，在短暂的几年（1937—40年）中，艾青创作出他最为辉煌的诗篇：《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向太阳》，《吹号者》，《火把》等，它们不仅影响和震动了整个文艺界，特别是诗歌界；不仅显示了艾青的创作道路迈向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对于中国诗歌创作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使中国诗歌，真正地成为时代的强音，成为严格

的美学意义上的新诗。中国的新诗，也由于艾青的创作成就而获得了空前的进展。艾青无愧地成为中国诗歌队列的排头兵和领唱人。

艾青所以能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最光辉的诗人，不是偶然的。他从小热爱艺术，对大自然、养育他的土地和劳动人民有真挚的情感。十八岁时他离开了就学的杭州艺专，远去法国巴黎学画，1932年回国，不久被投入了上海监牢。在狱中，艾青不得不放弃了多年热爱的绘画，而握起写诗的笔。他对绘画艺术的艰苦探求和体验，并没有从此幻灭，实际上绘画创作已深深地开拓了和丰富了他的艺术审美的疆域。他在巴黎全身心地领受过二十世纪兴起的现代艺术思潮的洗礼，还大量地阅读了波特莱尔、兰波和凡尔哈仑等人的诗。这些新颖的彩色的诗和画，使他纯结的渴求成长的生命受到了深深的浸染和启迪。艾青说：“凡尔哈仑是我所热爱的。他的诗，辉跃着对于近代的社会的丰富的知识，和一个近代人的明澈的理智与比一切时代更强烈更复杂的感情。”艾青还说：“我喜欢兰波和叶遂宁的天真——而后者的那种属于一个农民的对于土地的爱，是我永远感到亲切的。”艾青还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艾青对于美好的诗特别敏感，这种敏感直到晚年都没有丧失。

对于人生，艾青始终充沛着诚挚的激情，献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和诗歌创作，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血肉的结合。艾青一生最具有艺术个性的诗，大都是在这种心态中写的。

不论做人还是写诗，艾青酷爱朴素。这朴素不是外表的，而是一种性格。他的感情总是坦率的，毫无遮蔽。艾青在抗日战争之后出版的诗集《北方》的序言中说：“这集子是我抗战后所写的诗作的一部分，在今日，如果能由它而激起一点民族的哀感，不平，愤懑，和对于土地的眷念之情，该是我的快乐吧。”他并不喜

欢“忧郁”，他希望忧郁早点结束。在抗日战争初的那两年（1937—38年），艾青写的诗还带着一些过去的哀伤，这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他个人的，而是与整个民族的苦难历史不可分割的。这种民族的哀感和愤懑以及对土地眷念之情，不但不是消沉的，而且更能激起一个哀伤的民族渴求解放的意志。从艾青的诗中，我们能感到来自历史的深厚的力量。只有多年被凌辱欺压的民族才懂得哀伤、忧郁与愤懑也能成为号召和力量，能把苦难喊出来是最幸福的事。

艾青的诗的个性，由于总是表现为一种性格，因而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让人感觉不到什么痕迹。诗的个性，不是能够依靠技巧形成的，而唯其流露着性格的诗才让人感到真切，能热热地渗进人的心灵。艾青一生坚持用口语写诗，这与他的朴素性格相一致。他排斥华丽的矫饰，弃绝空洞的说教语言，采用鲜活的有流动感和弹力的语言与语调写诗，这正是现代诗应有的要素，这也使他的诗表现出一种散文美。拿《北方》来谈，我们只能一口气读下去，不能离开诗而停顿，读者的心只能与诗的情韵一起搏动。这首诗的节奏沉缓而有力，没有分行的感觉，深切体会到起伏的诗行正是起伏的情感的律动。艾青的自由诗，其实是有着高度节制的，它的自由，并非散漫。所谓诗的散文美，绝不是散文化，它具有整体的浑厚的流动感，是一条河的生命起伏和节奏，是一片生发气韵的土地的激情。这博大而深沉的情韵，在艾青的长诗如《向太阳》、《吹号者》等里面存在，在艾青的短诗中也有，如《阳光在远处》、《我爱这土地》、《浪》等。

我以为，艾青的个性天然地契合于散文诗，它或许更能充分体现出诗人的朴素、安详、浑厚与集中的艺术气质。尽管艾青的诗具有散文美，但他一生却很少写散文诗，在他的诗集和选集里找不到一首。五十年代的《画鸟的猎人》等，艾青原是想写成寓言

的。这次选编艾青的诗时，得知孙玉石教授发现了艾青写于三十年代的两篇散文诗：《海员的烟斗》和《灰色鹅绒裤子》，并撰写了见解精辟的赏析文章。我们欣喜地把这两篇散文诗列入了选目，并把孙教授的赏析文章也编入本书，在此深表谢意。

艾青的诗都是心灵的自白，没有纯客观的抽象，每一首诗都有着真情实感。即使到晚年写的哲理性小诗，也是他的全部人生体验的结晶，带着他某个历史时期的真实哀伤、痛苦和期望。但是艾青决不写无病呻吟的诗，他一生没有呻吟过。没有呻吟，并不说明没有痛苦和哀伤。在他的许多诗里，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写的诗，包括著名《芦笛》、《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太阳》等在内，都带有一些哀伤和痛苦，这是由于他一次又一次地剖解自己的灵魂，为的是战胜自己，超越自己的过去。曾经有论者评述《向太阳》时，一方面肯定了这首诗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完美性、典雅性，也肯定了章法的严整，同时又批判诗人的灵魂尽管被骚动的现实所惊醒，却仍然没有抛弃掉个人的忧郁，因而不能达到纯新的境界。我以为论者指斥的“弱点”和“问题”，正是这首诗的命脉之所在。因为诗人艾青绝不是抽象的存在，他是一个与灾难深重的中国命运血肉相连的现实的人，在旧中国，一个真诚的献身革命的人，如果没有忧患意识，他的真诚是值得怀疑的。因此，艾青不但厌恶没有真情实感的虚浮的浪漫主义，也厌恶对人生采取冷漠和旁观的自然主义。

这次编选艾青的诗，不知不觉地选了许多小诗，竟然有近三十首之多。这些小诗，有一半写于1940年湖南的乡间，还有一些写于近二、三十年间。它们多半是作者在一种比较安静甚至寂寞的境况中写的。从这些小诗能觉察到诗人心灵深处的细微的颤动，还能看到他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和敏感。

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当中，艾青是个大形象。这是因为他

和他的诗凝聚着并形成了一种近似大自然的气象和氛围，这是因为他和他的诗，始终生息在一个悲壮而动荡的伟大时代，与民族的土地的忧患和欢欣血肉相连。从他的人和诗，我们能真实地感受到无比巨大的历史胸腔内创造生命的激情，这激情使人类的美好的智慧和精神能不断繁衍下去。我们多灾多难、有光辉前景的民族，将永远感谢诗人艾青和他的诗。

鉴赏文撰稿人(按姓氏笔画排列)

牛 汉

孙玉石

郭宝臣

6107m03/01

目 录

序言.....	(1)
当黎明穿上了白衣.....	(1)
阳光在远处.....	(5)
透明的夜.....	(8)
大堰河——我的保姆	(14)
芦笛——纪念故诗人阿波里内尔	(23)
巴黎	(28)
马赛	(39)
ORANGE	(48)
画者的行吟	(53)
灯	(58)
散文诗(两篇)	(62)
辽阔	(69)
窗	(73)
太阳	(77)
煤的对话——A—Y·R	(81)
春	(86)

生命	(90)
浪	(95)
笑	(100)
黎明	(106)
死地——为川灾而作	(113)
复活的土地	(121)
他起来了	(125)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128)
手推车	(136)
北方	(139)
乞丐	(147)
向太阳	(151)
黄昏	(176)
我爱这土地	(180)
冬日的林子	(184)
吹号者	(188)
他死在第二次	(199)
旷野	(218)
冬天的池沼	(227)
树	(231)
解冻	(235)
沙	(241)
独木桥	(245)
无题	(249)
月光	(253)
水鸟	(258)
鸪	(262)

火把·····	(267)
旷野(又一章)·····	(315)
公路·····	(322)
刈草的孩子·····	(329)
古松·····	(333)
黎明的通知·····	(337)
风的歌·····	(344)
献给乡村的诗·····	(352)
三株小杉树·····	(358)
维也纳·····	(362)
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	(366)
礁石·····	(370)
在智利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鲁达·····	(373)
小蓝花·····	(384)
梨树·····	(388)
鱼化石·····	(392)
酒·····	(397)
光的赞歌·····	(401)
盆景·····	(419)
盼望·····	(424)
回声·····	(427)
古罗马的大斗技场·····	(430)
山核桃·····	(442)
关于眼睛·····	(446)
虎斑贝·····	(452)
给女雕塑家张得蒂·····	(456)

我的创作生涯(艾青).....	(460)
艾青诗歌的艺术成就.....	(471)
艾青作品要目.....	(480)
艾青研究资料目录索引.....	(485)

当黎明穿上了白衣

紫蓝的林子与林子之间
由青灰的山坡到青灰的山坡，
绿的草原，
绿的草原，草原上流着
——新鲜的乳液似的烟……

啊，当黎明穿上了白衣的时候，
田野是多么新鲜！
看，
微黄的灯光，
正在电杆上颤栗它的最后的时间。
看！

1932年1月25日，由巴黎到马赛的路上

细微的观察 准确的表现

诗人对于光极其敏感。

艾老无论是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在年老的时候，对于光总是有一种偏爱，而且那样执著，那样深情。在他的不少诗作里，都写到了光，作了一次又一次精采的刻划和描绘。虽然在不同的时期，由于环境、心态等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表现，但都是那么一往深情。

这不仅是艾老在十八岁时入过西湖艺术学院，学过绘画——学画者往往对于光有特殊的感觉和研究。更在于艾老对于光有着深刻的理解。有了光，才有了这个地球，这个世界，这个人类，才有了生命。可以说，光是生命之源。没有光，一切都在黑暗里了。

《当黎明穿上了白衣》这首诗，就充满了诗人对于光的崇敬。这首诗写于1932年1月25日由巴黎到马赛的路上，当时诗人才22岁。

这首诗是写黎明时田野上的景色及自己的感受。

诗从一开始，就把读者带进了辽阔而美丽的景色中去。“紫蓝的林子”、“青灰的山坡”、“绿的草原”，色彩丰富而鲜明。构成这一美丽图画的原因，不仅在于诗人精心地选择了三个色彩鲜明的词：“紫蓝的”、“青灰的”、“绿的”，而更在于诗人在诗句上的精心安排。“紫蓝的林子与林子之间，/由青灰的山坡到青灰的山